



程史卷第八十二則

相臺岳

九江郡城

九江郡自梁太清始奠湓口湓口乃漢灌嬰所築也
灌井在焉故余家晉益杆事猶有冢居城中城負江
面山形勝盤据三方阻水頗難於攻取 開寶中曹
翰討胡則踰年不下或獻計於翰曰城形為上水龜
非腹脇不可攻從之果得城至今父老指所由入云
在北闔新倉後郡治之前對康廬有峰曰雙劍 乾
道間蜀人唐立方文若來為守謂翰實屠城而李成

等寇亦嘗入郛殘其民取陰陽家說意劔所致乃闢
譙樓前地築爲二城夾樓轟其上謂之匣樓曰匣實
藏劔江人相勸成之有日者過其下曰是利民而不
利於守立方聞之不以爲意居一年果卒官其異如
此立方故知名嘗爲中書舍人終之年六十八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筌蹄之學
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爲疏 開禧丙寅二月丙子
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薌風亭余蒞事庾中歸過
之小酌握手庠下日方申忽覺天半砵鉤有聲甚厲

矯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逶迤久之始滅相與
歎異未幾而兵釁開江淮荐饑死者幾半 嘉定已
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圃暝色將至從行
一僮忽印而驚噤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
色紺青尾燄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于空
中時虜酋易位蒙鞬闖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
則所隊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甚習變星二星所偶見
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問亦不聞 奏報六它躔度
微忒意必不能詳也

紫宸廊食

余爲苞簿日 瑞慶節隨班 上壽 紫宸殿是歲
虜方掣兵北邊賀使不至百官皆 賜廊食余待班
南廊日已升見有老兵持二髻牌至金書其上曰輒
入 御厨流三千里既而太官供具畢集無帟幕限
隔僅以鐐竈刀机自隨繇最簷下侑食首以旋鮓次
暴脯次羊肉雖 玉食亦然且一小楪如今人家海
味楪之制合以玳瑁而金托之封其兩旁上以黃紙
書品嘗官姓名以待進 黼坐既御合班拜舞用樂
伶人自門急趨折檻以兩襜爲作止之節廊下設纈
褥寘俎于前有肴核爵以銀而厚其脣爲之一耳頗

不便於飲上鑄 紹興十二年某州所造蓋和議成
而舉彌文責之外郡以期速集也每舉酒玳合自東
廡入廊饌繼至適盧棘簿子文在旁因言此 藝祖
舊制在汴京時 天造草昧一日 長春節欲盡宴
廷紳有司以不素具奏不許令市脯隨其有以進仍
詔次序勿改以昭示儉之訓如錫宴貢院前二醖止
以菓實薦無品食蓋當時市之者未至耳其第三醖
亦首以旋鮓云余聞之典儀吏曰它日戎贄在 廷
則百官皆稱壽而退無 賜食七十年矣此乃適因
其不來而舉行者故竊志之

阜城王氣

崇寧間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
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
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為偏
閏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偽楚之立踰月而釋
位逆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于金甬調丁繕治其
故嘗夷鏹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
僭比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袁孝論事

孝初政表乎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

私酷言頗切直

光堯聞之震怒

上嚴於養志

御批放罷中使持璽封至堂時陳文正當

國史文

惠為參預未知其倪啓封相顧罔測文惠曰

上新

即位而首逐一諫官未得其名此決不可請俟審奏

翌日遂朝方扣榻以請

玉音峻厲遽曰謂已行下

矣尚何留文惠奏曰陳康伯固欲速行而臣不欲也

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退文惠問乎何罪也

上諭以疏意曰是非所宜言不逐何待曰陛下亦

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

無非閹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

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馮依自恣何所不至 上竦
而悟 天顏少斲文惠進曰不特此事爭臣無故賜
罷天下咸以為疑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 兩
宮之間且生四方聞之必謂 陛下方以天下養而
使 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
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 上釋然霽威曰善將
退復前曰後之日復當 五日之朝願 陛下試以
意白去乎儻可以 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 上許
諾既歸自 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 太上怒表
乎甚 朕所以亟欲去之昨日方燕 太上賜酒一

壺親書 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 朕跼蹐無所文
惠曰此 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
乎請祠得守永嘉郡既而文惠又奏諫官以直言去
非 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
竟不及知自是織人知諧之不行亦無復投隙者一
言回 天體正誼得 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寔
足以權輿之云

鸚鵡諭

蜀士尚流品不以勢誑 乾道間楊嗣清 甲有聲西
州清議推屬初試邑有部使者不欲名頗以繡衣自

驕怒其不降意誣劾以罪趙衛公方為左東聞之不
俟車亟往白廟堂曰譬之人家市猫于鄰下日而致
之將以咋鼠也鼠暴未及問而首抉雕籠以噬鸚鵡
其情可恕乎當國者問其繇告以故相與大笑劾
牘竟格不下嗣清仕亦不顯有弟曰嗣勳輔位至從
橐其清名亦相伯仲云至今蜀人談謹以排報善類
者為猫噬鸚鵡王中父嘗為余道而忘其所為邑之
名

月中人妖

逆曦未叛時嘗歲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驂

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印見月中
有一人焉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
以為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
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繇是益決德夫兄至蜀
安大資丙與之醺親言之夫妄心一萌舉目形似此
正與投楮天池者均耳月妖何尤

特牧相衛

先塋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岷焉不合如礪土名
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篁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
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詹氏子十九歲牧

一特墳側方偃于背鄰之二兒甫戲于旁有虎出于薄直前搏特二兒癡不識爲虎擲瓦礫嗾而逐之虎顧特不肯去二兒倚徙觀稍前乃緣登木牧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憤徑歸取斧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之知毋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設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譟而從既至二兒觀酣嬉笑自若特以角拒虎爪啣無完革矣牧子視特且困揮斧大呼欲以致虎虎果舍特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翕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特少憩力甦乃前鬪虎舍牧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

進虎又舍特特與牧迭抗虎如此者彌半日頃羣婦莫之孰何旣而山下民間者持挺謹嘑來漸多虎遂棄而去特牧竟全余時倚墜冢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遣視民方環睨虎猶未逸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奮不顧死皆可尚二兒不知畏不被搏噬東坡沙上抵首之說諒可信云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韞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

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虜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脩滔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盍反而觀之

玉虛密詞

徽祖將 內禪既下哀痛之 詔以告字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真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徹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 欽宗遂即位寔 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 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毫社幹离不既

退師 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劍南自奉之
疑奉表亟請歸 京師 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
詔迎謁見于帷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
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
陽總真自然金闕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
菲薄治狀無取干戈並興弗獲安靖以 宗廟 社
稷生民赤子為念已傳 大寶于今 嗣聖庶幾上
應天心下鎮兵革所冀邇歸遠順宇宙得寧而基業

有無疆之休中外享昇平之樂如是賊兵偃戢普率
康寧之後臣即寸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鑒臣弗
敢妄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
祈懇或未至當更乞垂降災咎止及眇躬庶安 宗
社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邦咸寧伏望真
慈特賜省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曹吏賁臣密表一
道上詣神霄玉清三府引進僊曹伏願告報臣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以聞於虜禹湯罪已其興也勃
焉 聖心其有以得於天矣按蔡條國史後補載
徽祖教門尊號為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

寶至真玉晨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 歸美之稱
不欲以自名耳唐武宗會昌投龍又稱承道繼玄昭
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真人今茅山龍虎閣阜實有三
壇符籙徧天下受之者亦各著稱謂或者 帝王之
號又有其別殆未可知也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 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
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繕西北隅 藝祖按視見之
怒問所繇司天以其書對 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
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天
不能答於是即日泣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號於達
理者每易一椽覆一簣翦翦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
言思過半矣

逆亮辭怪

金酋亮未篡偽封岐王為平章政事頗知書好為詩
詞語出輒崛疆懃懃有不為人下之意境內多傳之
且驟施於國東昏疑焉未及誅而有霄儀之禍宗族
大臣以亮有素譽因共推戴既立遂肆暴無忌佳兵
苛役以迄于亡然其居位時好文辭猶不輟余嘗得
其數篇初王岐以事出使道驛有竹輒詠之曰孤驛

蕭蕭竹一叢不同凡卉媚春風我心正與君相似只
待雲梢拂碧空又書壁述懷曰蛟龍潛匿隱滄波且
與蝦蟆作混和等待一朝頭角就撼搖霹靂震山河
既而過汝陰復作詩曰門掩黃昏染綠苔那回蹤跡
半塵埃空亭日暮鳥爭噪幽徑草深人未來數仞假
山當戶牖一池春水遶樓臺繁花不識興亡地猶倚
闌干次第開又嘗作雪詞昭君怨曰昨日樵村漁浦
今日瓊川小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
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一日至卧內見
其妻几間有巖桂植瓶中索筆賦曰綠葉枝頭金縷

批小當
作玉

裝秋深自有別般香一朝揚汝名天下也學君王著
赭黃味其詞旨已多主角蓋其蓄已不小矣及得志
將圖南牧遣我叛臣施宜生來賀天申隱畫工於
中節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西湖之勝以歸既進
繪事大喜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亟命撤坐間軟屏
更設所獻而於吳山絕頂貌已之狀策馬而立題其
上曰萬里車書盍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
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遷汴之歲已弒其母矣又
二日而中秋待月不至賦鵲橋僊曰停盃不舉停歌
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

障礙虬髯捩斷星眸睜裂惟恨劒鋒不快一揮截斷
紫雲腰子細看嫦娥體能明年竟遂前謀使御前都統
驃騎衛大將軍韓夷耶將射鵬軍二萬三千圍子細
軍一萬先下兩淮臨發賜所製喜遷鶯以為寵曰旌
麾初舉正馭騃力律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鵬都尉
繡帽錦袍翹楚怒礫戟髯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
頃指長江齊楚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
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
卧龍韜韞果見成功旦莫問江左想雲霓望切玄黃
迎路余又嘗問 開禧降者能誦憶尚多不能盡識

觀其所存寓一二於十百其桀驁之氣已溢于辭表
它蓋可知也犬狺鴉鳴要充其性不足乎議軟屏詩
正隆事迹以為翰林脩撰蔡珪所作詭曰御製反覆
它作似出一機杼或者傳疑益訛抑其餘皆出於視
草亦無所致詰錄所見者聊以寓志怪云洪文敏夷
堅支景僅載其二它不傳

程史卷第八

程史卷第九 十三則

相臺岳珂

裕陵聖瑞

裕陵年十三居于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卧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寤驚欽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嘖耳既而果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瑞之詳付宗正寺

狀元雙筆

內黃傳珏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爲二千石珏不力於學弁鵠碌碌下僚獨能知人嘗坐都市閱公卿車騎之過者言它日位所至無毫髮差初不能相術每曰予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會始就鄉舉珏偶俟其姻于棘園之外遇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遺之曰公必冠多士位宰相它日無相忘聞者皆笑珏不爲忤遂定交傾貲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事之終身不少替前輩風誼凜凜固可敬而珏之識亦未易多得也

珏死

明道間官止右班殿直監博州酒其孫獻簡

堯俞

元祐中爲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舊嘗見前

輩所記與誌微不同

堯舜二字

歐陽文忠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崇雅黜浮期以丕變文格蓋至日具猶有喋喋弗去者過晡稍聞矣方與諸公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瀆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鵠袍環立觀所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

幸教之觀者闕然笑文忠不動色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它日每為學者言必蹙頰及之一時傳以為雅譎余按東齋記事指為楊文公而徒問其為幾時人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是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為詞場刷耻矣彼士何嗤

正隆南寇

金國偽正隆丁丑春二月逆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勵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

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白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騅號小將軍者儻已空勒待墀下青衣揖祝騎既行但覺雲霧勃鬱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界朕曰天策上將今征某國朕

伏而謝出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喑聲如震雷驚而寤喑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亡其一矣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乎方與卿等圖之謹無洩衆皆稱賀於是始萌芽南牧之議矣明年夏五月復召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于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却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

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皇統亦知其不戢之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長策今宋室備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關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丘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戩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通爲右丞暉

為參知政事未固遂請老又明年左丞相張浩及暉
與叛臣孔彥舟內侍梁漢臣卒營汴為帝犯之禍實
昉此汝嘉又二年來盱眙傳命諭卻我使人徐嘉等
歸而微諫竟不免戮余讀張棣正隆事迹博考它記
而得其顛末熊克 中興小曆書於 紹興二十八
年者蓋誤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云梁王者大酋兀
术之封李大諒征蒙記謂嘗追冊以帝號按 紹興
辛巳高景山來求淮漢地指初畫疆事亦以為梁王
要當以國中通言者為正

鼈渡橋

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于采石還至
金陵謁葉樞密義問于玉帳留鑰張忠定燾及幕屬
馮校書方洪檢詳邁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
天風欲雪因留卯飲酒方行流星警報皆至蓋亮已
懲前劔將改圖瓜洲坐上皆恐謂其必致怨於我也
時劉武忠錡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
合謀支敵衆以雍公新立功咸屬目葉四顧久之酌
危醪以前曰馮洪二君雖參帷幄實未履行陣舍人
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勲業義問與有
賴焉雍公受危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一小話

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
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
能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
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遭我欲觀
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
鎮江亮不克渡而弒自此簡上知馴致魁柄鼈渡
本諺語以為蟹其義則同

燕山先見

宣和將伐燕用其降人馬植之謀由登萊航海以使
于女真約盡取遼地而分之子女玉帛歸女真土地

歸我議既定矣宇文肅愍

虛中

在西掖昌言開邊之

非策論事疊疊王黼惡之及童貫蔡攸以宣威建臺
遂使之參謀意欲溷以同浴且窒其口時有旨之
興避事皆從軍法肅愍不得免乃上書極諫曰臣伏
覩陛下恢睿聖英武之略紹祖宗之詒謀將舉
仁義之師復燕雲之故境不以臣愚不肖使參預機
密臣被命之初意謂朝廷未有定議欲命臣經
度相視其事及至河北諸路見朝廷命將帥調兵
旅厲器械轉移錢糧已有擇日定舉之說臣既與軍政
苟有所見豈敢隱嘿輒具利害仰干淵聽臣聞用

兵之策必先計強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略而不問論士卒之強弱視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銳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刃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

耶律淳者智略輻湊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兆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恠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嚮慕本朝一切恭順今捨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

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百
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諭
也視 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
強弱未分持卞莊兩鬪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
桀之衆繫累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
圉憑陵中夏以百年怠墮之兵而當新銳難敵之虜
以寡謀持重久安閑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
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 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
期也譬猶富人有一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
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

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
富日為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
愚見竊以為確喻望 陛下思 祖宗創業之艱難
念鄰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
可採乞降 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 中國
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臣冒昧盡言不
任戰慄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摺以他事除集英殿
脩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遼又有降將
曰郭藥師統其卒曰常勝軍怙寵負衆漸桀驁不可
馴肅愍憂之力言于 朝請以恩禮留之京師盡使

挈致家屬居于賜第緩急有用只以單騎遣行事畢
即歸以杜後患亦弗聽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
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 徽祖見之歎
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為藩籬之議是以有此
是日遂 詔於 榻前草詔罪已大革弊政其略曰
百姓怨懟而 朕不知上天震怒而 朕不悟 令
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植之
歸以童貫先改姓名李良嗣後賜國姓 靖康初伏
誅藥師仕金至安邦鎮國功臣其子亦顯

蠲毒圓

高皇毓 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夙賦充實自少至
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蠲毒圓數百一以荒
花大黃大戟為主侍醫縮頸而 上服之自如如有王
涇者以技進侈言勇往居之不怍間奉圭七先意持
論自詭無傷 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
顧 淳熙丁未 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餽飽覺胃
膈欬壅涇猶主前藥既投而不支遂以大漸 孝宗
震怒立 詔誅之 慈福要 上苦諫薄不獲已減
死黥流杖脊朝天門中使涖焉方覲其速斃涇貨五
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 紹興始用是

取驗 孝宗在朱邸 扈謁視師至建康館秦檜故
第史文惠為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 莊文醴
曾龍于後圃 孝宗樂飲以碼碯觥醕者十二因游
于圃二臣復各獻一卮後三日屬疾 高皇賜藥使
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為蠲毒亟袖人參圓入
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瘳是日微文惠幾殆 高皇蓋
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涇祖繼先之緒餘株守
不變是以敗云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 慈福 慶元丁巳 朝廷方卜郊而

后不豫始猶自彊起曰 上始郊不可以吾故溷齋
思敕左右勿奏十一月乙巳還 御端門肆眚竣事
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
卻之咸請其故喟然曰吾壽八袞而以醫累人耶意
懲王涇之得罪也故 廟謚之議曰卻藥輟進務全
護醫蓋紀實云京魏公鏗時當軸嘗親為客言 慈
聖所謂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
出一揆也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入釐掖為承旨朝議謂且大

用會韓平原有歸子曰穉先鈐吳門兵時出妻方娘
鬻當湖巨室魯氏得男烏穉也既貴無他子遂以重
幣請于魯而歸之始至而平原適有恩制當降麻偶
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意蓋指忠獻耳
有欲進者忌之摘其語謂含譏刺平原讀之見其姓
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 國終其身不復用當其
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
當於此乎占之

金陵無名詩

批或傳是劉貢父
題其行李中枕屏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

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嗷
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鈞旂過江東荆公
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
爲何人也

萬歲山瑞禽

良嶽初建諸巨瑞爭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
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圃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
以恭擾爲優場戲請于童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
輿衛鳴蹕張黃屋以游至則以巨梓貯肉炙梁米翁
傲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飲翔泳聽其去來月餘而

園者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
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摠之一
日徽祖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焉翁
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
測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
許捕馴彘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殮云

王涇庸醫

宇文忠惠紹興在樞府余間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
與縱譚有客在坐偶曰黥醫王涇者昨鞭背都市流
遠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稍叙故秩自言元不曾受

杖嘗袒而示某以背完瑩無疵初不解其如何也後
見他醫言杖皆有癩惟涇膚之初傳以金箔則癩立消
意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胠足之藥
售于市者輒揭扁于門曰供御或笑其不根聞于上
召而罪之既而宥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經宣
喚今此方無乃其比耶子將誰售客亦笑不敢應時
忠惠未識涇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位
以哭及都人來迺云涇實用蠲毒瀉足疾以致大故
朝拜知之再命追涇所復官免杖流永興余因憶在
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胄丞師阜皆甘涇餌目擊其

殞著作未啓手足猶進一刀圭不脫口而逝余一日
隨班 景靈見胄丞殿門下云痰癖新愈因相勞苦
則曰王御醫實生我癖去矣痰下者數斗今顧疲茶
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之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
夫醫之害如此哉追思疇昔之言爲之流涕并志願
末以悼其庸

黑虎王醫師

余稚年入閩過福聞有黑虎王醫師者富甲一郡問
之則繼先之別名也繼先世業醫其太父居京師以
黑虎丹自名因號黑虎王家及繼先幸於 高宗積

官留後通國稱爲醫師雖賤猶得麗於稱謂焉初蔡
檜擅權而未張頗賂 上左右以固寵繼先寔表裏
之當其盛時勢焰與檜挈大張去爲而下不論也諸
大帥宰相與父事王勝在偏校因韓蘄王以求見首
願爲養子遂帥金陵軍聞者爭倣不以爲恠檜欲貴
其端族不自言每請進繼先之黨與官繼先亦乘間
爲檜請諸子至列延閣金紫盈門拊顧賅謝攘市便
腴抑民子女爲妾侍罪不可勝紀而依憑城社中外
不敢議者三十年 紹興辛巳六月蜀人杜莘老爲
南牀擬擊之而未發會邊釁啓繼先首輦重寶爲南

道計都城爲之騷然。上聞之不樂，劉武忠帥京口請以先發制人之策，決用兵。上意猶隱忍，不決。重欲以兵應繼先，素怯，猶幸和議之堅，以竊安。因間言于上曰：邊鄙本無事，蓋新進用主兵官，好作弗靖，欲邀功耳。各斬一二人，和可復固。上不答。徐謂侍貂曰：是欲我斬劉錡耶？於是素軋其下，而不得逞者，頗浸潤及之矣。逆亮索我大臣廷遣徐嘉、張掄，往聘亮，以非指使諫議大夫韓汝嘉至，盱眙止之。更令遣所索奏至。上適在劉婕妤閣，當饋，輟食。婕妤恠之，問諸侍貂而得其繇，進說寬譬，頗與繼先之言符。

上大驚，問曰：汝安得此？婕妤不能隱具，以所聞對。遂益怒。丁未，詔婕妤歸別第。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進讀，玉色猶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執法事

陛下，不能去一醫，死不敢退，猶未許。因密言外議，謂繼先以左道幸，恐謗議叢起。臣且不忍聽。上始變色，首肯罷朝使宣。旨曰：朕以顯仁餌汝藥，故假爾寵。今言者如此，當不復有面目見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圖之辛亥。遂詔繼先居于福子孫，勒傳都城田宅，皆沒官奴婢之強鬻者。從便令下中外，大悅。繼先以先事聞，詔多藏，遠徙。故雖籍不害其富。

批義
厚出
學子語

也迄今其故居草棟連薨猶號巨室一傳而子弟蕩
拆至不能家或者謂其致不以道宜於厚亡趙姓之
作 中興遺史載繼先始末極詳參以所聞而著其
事

程史卷第九

程史卷第十八則

永泰挽章

相臺岳珂

建中靖國初 徽祖自藩王入繼大統虚心納諫弊
政大革海內顛想庶幾 慶曆 元祐之治曾文肅
為相頗右 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綸
言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 聞而求 對面
請其故 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
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
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 豐 祐政事得失且曰

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 上意感格危
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
不當變且言臣讀 聖製 泰陵挽章曰同紹 裕
陵尊此 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時黃
冠初盛范因右街道錄徐知常以其姓名聞 禁中
且陳平日趨向謂非相蔡京不可 上幡然亟召見
曰 朕且不次用卿遂除右正言纔供職首論二事
其一言 神宗一代之史非 紹聖無以察正 元
祐之詆謗今復 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
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 元祐置訴理

所以雪 先朝得罪之人 紹聖命安享蹇序辰駮
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此則訴理為是矣夫
二臣之罪不除則 兩朝之謗終在疏奏 上益嚮
之於是國論始決是秋江以論蔡卞獄責知淮陽軍
范馴致尚書左丞云

殿中鷓

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
即位貂璫奉承羅致稍廣江 公望 在諫省聞之亟諫
上大悅即日 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殿中有一 鷓
久而馴不肯去 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

刻公望姓名于塵柄曰 朕以旌直也及江去 國
享上之論興浸淫及于艮嶽矣都城廣莫秋風夜靜
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為不祥益思江之
忠焉

劉蘊古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寇使之偽降以覘國而無
以得吾柄乃以首飾販鬻往來壽春頗言兩國事見
淮賈輒流涕曰予何時見天日耶因縱譚亮國虛實
以陷 朝廷自詭苟見用取中原滅大金直易事耳
邊臣不疑密以名 聞時兵釁已啓 詔許引接至

行都首言其二弟在北皆登魏科惟已兩薦禮部而
未第因謀南歸以成功名當 國者喜之遂授迪功
郎浙西帥司準備差遣時 紹興三十一年九月癸
巳也蘊古猶不厭意日強聒于 朝辯舌泉涌廷臣
咸竒之會亮誅未得間以北繼改京秩為鄂倅 隆
興初元三月濠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
田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未
粗間左揆陳文正參預張忠定同知辛簡穆咸是之
次相史文惠獨不可曰是必姦人來為虜間 國家
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

諸公雜然謂逆詐文惠顧行省吏召之曰俟其來嘗
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至文惠迎謂曰昔樊噲
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
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 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
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某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
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幸
成猶不可知耳文惠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
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盛眷今在何所時蘊
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惕不得對比茶甌至戰灼
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諸公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既

踰月張忠獻奏改倅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
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
家訊則皆刺 朝廷機事也乃伏其誅於是始服文
惠之先識焉初吳山有伍負祠瞰闌闌都人敬事之
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
妄謂有心諾輟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
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
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
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
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

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言余嘗謂納降非
上策見于前錄吳畏齋啓文惠之謀 國可以言智
矣仲昌一武弁乃能逆見姦人之情其才亦有足稱
者今世殆不多見也

大散論賞書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璘謀取雍使
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
命賞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
仲之幕屬曰宋紱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先生以博
大高明之學當艱難險阻之時凡百施設莫非經久

顧茲全蜀久賴綏撫雖三邊用兵之際無征輸重困
之勞自非先生以體國愛民爲念何以及此天下之
勢固有不兩立者兵與民是也兵不可不費財而責
其萬死之功民不可不出財而濟其一時之急此天
下之通理也先生深知兵民兩相爲用之策聞蜀民
自軍興之後恬然自安不有用兵之費先生恩德固
亦大矣然有可言者紱爲先生門下士豈敢自隱且
時異事異故宜改更不可執一自虜人九月六日叩
關于時事出倉卒諸將云大軍一出必遂破敵初
撫吳公自謂可以兩月爲期必能克敵既而虜壁愈

堅相持已踰四月矣將帥牽制久未成功兵不可不謂之暴露如今日事勢與前日不同先生當相時之宜以取必勝茲其時也聞之諸軍鬪志不銳戰心不壯且曰使我力戰就能果立微勞其如賞給在何處伺候覈實保明申獲宣司總司旨麾往返數旬豈能濟急大率在今之勢與前既異不立重賞何以責人前宣撫吳公僅能保守全蜀蓋賞厚而戰士用命也先生詳酌事機別與措置略於川蜀敷科軍須之費十分之一多與準備給賞錢物近一二百萬自總所移文諸帥明出曉示號令諸軍各使立功以就見賞

謂如散關一處設使當初有銀絹各一二萬匹錢引一二十萬道椿在鳳州宣撫吳公節使姚公以上件賞給明告諸軍遣二三統制便宜各以其所部全軍一出諭之曰當進而退則坐以軍法進而勝捷能破關隘則有此重賞如是而軍不用命虜不破滅無有也說者謂方今 朝廷財用匱乏若寅緣軍興而費耗國用則先生所不取絃曰不然先生體國愛民之心朝野孰不知兵事固有當更張而不更張則悠久相持不能力濟機會一勞而久逸暫賞而求寧正在此舉絃之區區未必可行幸先生恕其狂愚或以爲

可教則一覽付火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辱示劄目見咎不料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以財賦爲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功將士合賞但於王少卿取辦可也至於科敷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錢生業亦無親族寓居其不料敷何私於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於此不得不愛養其民力以固根本有四川民力則有三軍四川民窮則三軍坐困矣如足下輩月俸歲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 朝廷德意深厚每務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不聞斂取於民四川獨可加賦乎 國

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安民和衆制用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只作兩箇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且不愛民力以備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斂於民乃所以爲諸軍也用兵一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乏興而足下乃云爾不知軍行出入何處闕錢糧草料累次喝搗并朝廷支賜自是諸軍應報稽緩文字纔到本所立便給散略無留阻若是激賞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

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關前日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
無銀縮錢引否不知散關是險固不可取乎是有可
取之理而無銀縮錢引之故乎士卒不肯用命豈計
司之責必有任其咎者况聞攻關之日死傷不少則
非士卒之不用命矣自來兵家行動若逗撓無功多
是以糧道不繼嫁禍於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
垛賞給為詞者也 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
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須堆垛銀縮而後可
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圜殺金平
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

取商號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垛銀縮始能
破賊也 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
平之功得宣司關狀即時行下魚關支散何嘗稍令
闕悞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宣撫不
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
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
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
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不
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劉晏斂不及民
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貲輸糧以忠義

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等
事規贊主帥而反咎玉人以不歛於民豈不異哉九
月以後興元一軍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
千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賞錢之類不與焉亦不
為不應副矣若皆及將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賞而
未得者何人也 朝廷分司差職各有所主而於財
賄出納為尤嚴經由檢察互相關防所有屢降旨揮
凡有支費宣司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 聖
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若得
銀絹一 二萬匹錢引一 二十萬樁在鳳州有此重賞

而虜不破滅無有也樁在鳳州與魚關何異方宣撫
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
鳳翔未破足下可與軍中議取散關要銀絹錢引若
千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抱認足下
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於 朝廷如克敵而賞不
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成功足下當如何
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
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妄
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 朝廷聞之得
無不可乎之望嘗備負剡薦預有懼焉且宜勉思婉

畫謹重話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
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喋幸照絞得書頗自慚悔
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
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
先事質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
仲之補過絞之服義要皆可書故剡取其詳而傳之

成都貢院

成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
事匱護界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制置四川
聞之謂偏陬下鄙非所宜有命歸之府議以為乾

德平僭偽雖鑿輿不親幸而耆定一方實為雋功
欲扳援章武端命故事建殿以嚴必奉遂斥
羨財鳩工伐巨木千章卜地築宮有日矣僚案或謂
郡國私建宗廟誼盍先以聞俟報可胡竦然乃
暫輟役驛書請于朝廷議果不以為然弗之許胡
大沮念木石已具且動觀瞻不容已會貢院敝甚因
撤而新之既畢工壯麗甲西州焉事有適會乃如此
向子西能言其詳因伶語而及茲說

萬春伶語

胡給事既新貢院嗣歲庚子適大比乃侈其事命供

帳考校者悉倍前規鵠袍入試茗卒饋漿公庖繼肉
坐案寬潔執事恪敬問問于于以壘於文士論大慙
會初場賦題出孟子舜聞善若決江河而以聞善而
行沛然莫禦為韻士既就案矣蜀俗敬長而尚先達
每在廣場不廢請益焉晡後忽一老儒擿禮部韻示
諸生謂沛字惟十四泰有之一為顛沛一為沛邑注
無沛決之義惟它有霈字乃從雨為可疑衆曰是闕
然扣簾請出題者偶假寐有少年出酬之漫不經意
直云禮部韻注義既非增一雨頭無害也揖而退如
言以登于卷坐遠于簾者或不聞知乃仍用前字於

是試者用霈沛各半明日將試論語籍籍傳凡用沛
字者皆窘復扣簾出題者初不知昨夕之對應曰如
字廷中大誼浸不可制課而入曰試官誤我三年利
害不細簾前闌木如拱皆折或入于房執考校者一
人歐之考校者惶遽急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
或又咎其誤曰第二場更不敢也蓋一時祈脫之辭
移時稍定試司申鼓課場屋胡以不稱於禮遇也怒
物色為首者盡系獄韋布益不平既拆號例宴主司
以勞還畢三爵優伶序進有儒服立于前者一人旁
揖之相與詫博洽辨古今岸然不相下因各求挑試

所誦憶其一問漢四百載名宰相凡幾儒服以蕭曹而下枚數之無遺羣優咸贊其能乃曰漢相吾言之矣敢問唐三百載名將帥何人也旁揖者亦誦指英衛以及季葉曰張巡許遠田萬春儒服奮起爭曰巡遠是也萬春之姓雷歷攷史謀未有以雷為田者揖者不服撐拒滕口俄一綠衣參軍自稱教授前据几二人敬質疑曰是故雷姓揖者大詬袒裼奮拳教授遽作恐懼狀曰有雨頭也得無雨頭也得坐中方失色知其風已也忽優有黃衣者持令旗躍出稠人中曰制置大學給事台旨試官在坐爾輩安得無禮羣

優亟斂容趨下喏曰第二場更不敢也俠祀皆笑席客大慙明日遁去遂釋繫者胡意其為郡士所使錄優而詰之杖而出諸竟然其語盛傳迄今

山谷范滂傳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度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實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廼躬蹈其禍可謂奇識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

紫巖二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所夕適權姦
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圍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
事朝拜以為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
丸墨并常支筇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
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瀟湘之寶子將與
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
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為
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孝
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

程史卷第十

程史卷第十一八則

相臺岳珂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
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箒攀天
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
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
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
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
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

批前章
酷似後
兩章只
是本來
面目

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
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
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
山間曰予往謫夜即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
傳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誦而使之傳焉其辭曰
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
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腰胡
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命輕人解
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
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奇響節
奏似矣而不能拚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蟻蝶圖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繪雙蝶翔舞
胥於蛛絲而隊蟻憧憧其間題六言於上曰胡蝶雙
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群蟻爭收墜翼策歛歸去南
柯 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為人攜入京鬻于相國
寺肆蔡客得之以示元長元長大怒將皆為怨望重
其貶會以訃奏僅免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為十詩卒
章曰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

鄉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
冥懷齊遠近委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涯住亦得
之句浩然之氣又有百折而不衰者存蟻計左矣

周益公降官

周益公相 兩朝 慶元間以退傳居于吉隱然有
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
僞學發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
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
爲相阜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願指
之遂露章奏劾且謂 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台益

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
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
扣闥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 上不以爲然言者
益急乃鑄一官爲以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
公上表 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
告老七年宿愆故在貶官一等洪造難名敢期垂盡
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踈庸一介際遇
四朝逮事 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 孝廟復久
玷於機衡不思勉效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
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 光宗興念於元

僚亦屢分於閩寄肆 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
里居首將正於狄丘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
輒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
之秩猶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崇德尚
寬馭民敬故國皆曰殺雖微可恕之情毫不加刑姑
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
報 上省僭田里視桑蔭之幾何托命乾坤比櫟材
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
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 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
洒然消釋既而 東朝奉寶冊 詔復其秩時北門

者當制 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註
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褫於一階 朕方建
皇極而融會於黨偏尊 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
三朝之遺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
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間矧
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 嘉定更化 詔湔
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庵朱文公而下皆 褒贈
賜謚於是其言始伸方祖泰之得罪有宗姓者尹京
据案作色泣制挺焉祖泰大呼庭下曰公爲天族同
國休戚某乃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

趣訖其罪使去 行都人至今能誦其詳猶有爲咤惜者

番禺海獠

番禺有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也既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復反乃請于其主願留 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舶事寔賴給其家歲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務招徠以阜 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盛甲一時 紹熙壬子先君帥廣余年甫十歲嘗游焉今尚識其故處層樓傑觀晃蕩

絲亘不能悉舉矣然稍異而可紀者亦不一因錄之以示傳奇獠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十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聾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一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旦輒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甍爇梁米爲一灑以蓄露散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于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于堂以謝居無洩匱有樓高百餘尺下瞰通流謁者登之以中金爲版施機蔽其下奏厠鏗然有聲樓上雕鏤

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凡數丈亦以中金通
甃制爲甲葉而鱗次全類今州郡公宴燎箱之爲而
大之凡用鈺餅數萬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貫于
棟曲房便榭不論也嘗有數柱欲壯于朝船司以
其非常有恐後莫致不之許亦卧廡下後有宰堵波
高入雲表式度不比它塔環以甃爲大址系而增之
外圍而加灰飾望之如銀筆下有一門拾級以上由
其中而圍轉焉如旋螺外不復見其梯磴每數十級
啓一竇歲四五月舶將來群獠入于塔出于竇啁哳
號嘯以祈南風亦輒有驗絕頂有金雞甚鉅以代相

輪今亡其一足聞諸廣人始前一政雷朝宗濃時爲
盜所取跡捕無有會市有窶人鬻精金執而訊之良
是問其所以致曰獠家素嚴人莫闖其藩予棲梁上
三宿而至塔裏妙糧隱于顛晝伏夜緣以剛鐵爲錯
斷而懷之重不可多致故止得其一足又問其所以
下曰予之登也挾二雨蓋去其柄既得之伺天大風
鼓以爲翼乃在平地無傷也盜雖得而其足卒不能
補以至今他日郡以歲事勞宴之迎導甚設家人帷
觀余亦在見其揮金如糞土興阜無遺珠璣香貝狼
籍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後三日以合薦酒

饌燒羊以謝大僚曰如例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皆可食迥無同槽故態羊亦珍皮色如黃金酒醇而甘幾與崖蜜無辨獨好作河魚疾以腦多而性寒故也余後北歸見藤守王君興翁諸郎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園皆廢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羅園貨乙於蒲近家亦蕩析意積賄聚散自有時也

王荆公

王荆公相 熙寧 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爲遭
遇 不世出之主展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顧謂君
不堯舜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元諸老力爭紛

紘之議殆天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
廢老成務汲引新進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
于 元豐 上巳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
年其後 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 遺弓之本意急
於民瘼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爲太息余嘗侍
樓宣獻及此宣獻誦荆公是時嘗因天雪有絕句曰
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
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
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啓視之
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溝中之瘠矣

况小人合勢如章曾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聽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冢之議同文之獄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臆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尊堯集表

目錄一書本 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

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 元祐史諫蔡元度下

又其壻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 建中靖國初曾文

肅亦主 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翁璣為右

司負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

史而壓 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為外郡尋責合浦

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為十論宣辨其所紀載猶未

敢以荆公為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為八門曰

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已

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 政和元年

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 宣取時了翁坐其子正

彙獄徙通川郡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 進乞於

御前開拆初 崇寧既建辟靡 詔以荆公封舒王

配享宣聖廟肇初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

略曰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

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諂吏書戲佞而請觀光乎

仲尼乃王雱聖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
彼襄周之僻王弃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
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
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又况 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
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
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弃置不召
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 元豐豈可
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况臨川之所
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

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
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顧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辟
水新靡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
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
波之願歿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憂不忘
於馳闕丹誠上格 天語遙詢要觀尊 主之恭緩
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梟磔寧逃書 奏有 古陳
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毀弃送與
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
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

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
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
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
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諮詢虛消十
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
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凜凜不屈蓋
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
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
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
爵相公貴爲真玉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

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世真儒位貌
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
位安石皇懼拱手云不敢徃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
不能堪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
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
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
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夫下俚猶
不慊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論亦頗疑於禮文遇車
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
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堯鄒二

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于左者蓋靖
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
然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為曠之故不忍以
荆公為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聞外有
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功顯勛親紀其事羹牆
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辨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
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為將順者歟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顯
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為堂縣庠以

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
不憚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為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
數閤辭焉弗可乃強為通益公方卧奮然起曰是當
作即為屬藁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
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
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夔大章其文曰文章
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
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江西上郡自皇朝逮今
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脩以六經
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

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不
以爲然 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衆臣虜金陵守陳
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國勢
凜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 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
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爲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
編脩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虜使三綱五常賴
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賜
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爲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
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沖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寘翰
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勲臣之令
謚則未聞子瑾孫佃俱爲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
從臣乎夫然後知節以一惠 天子猶不敢專亦必
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宰趙汝廈即縣庠
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
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煒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
而興起得無幕休烈揚顯光者耶汝廈用意遠矣其
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公
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儕配其間尚可謂
四忠也

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 元豐八年有名懋者及其弟
岐其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
時人謂之臨江四謝舉廉字民師東坡嘗以書與之
論文今載集中良齋謬 紹熙間位中執法以厚德
著蓋其族孫也

程史卷第十一

